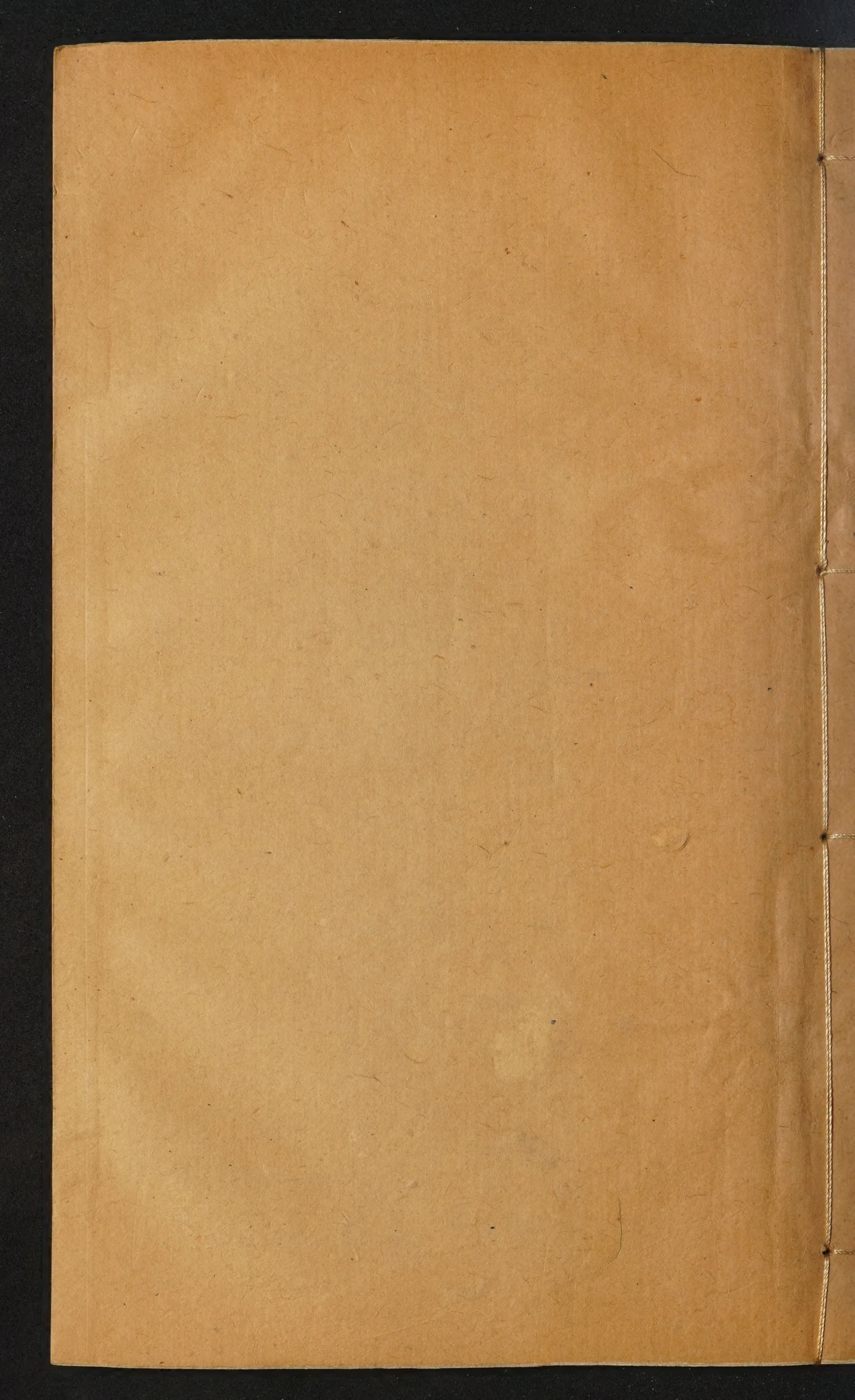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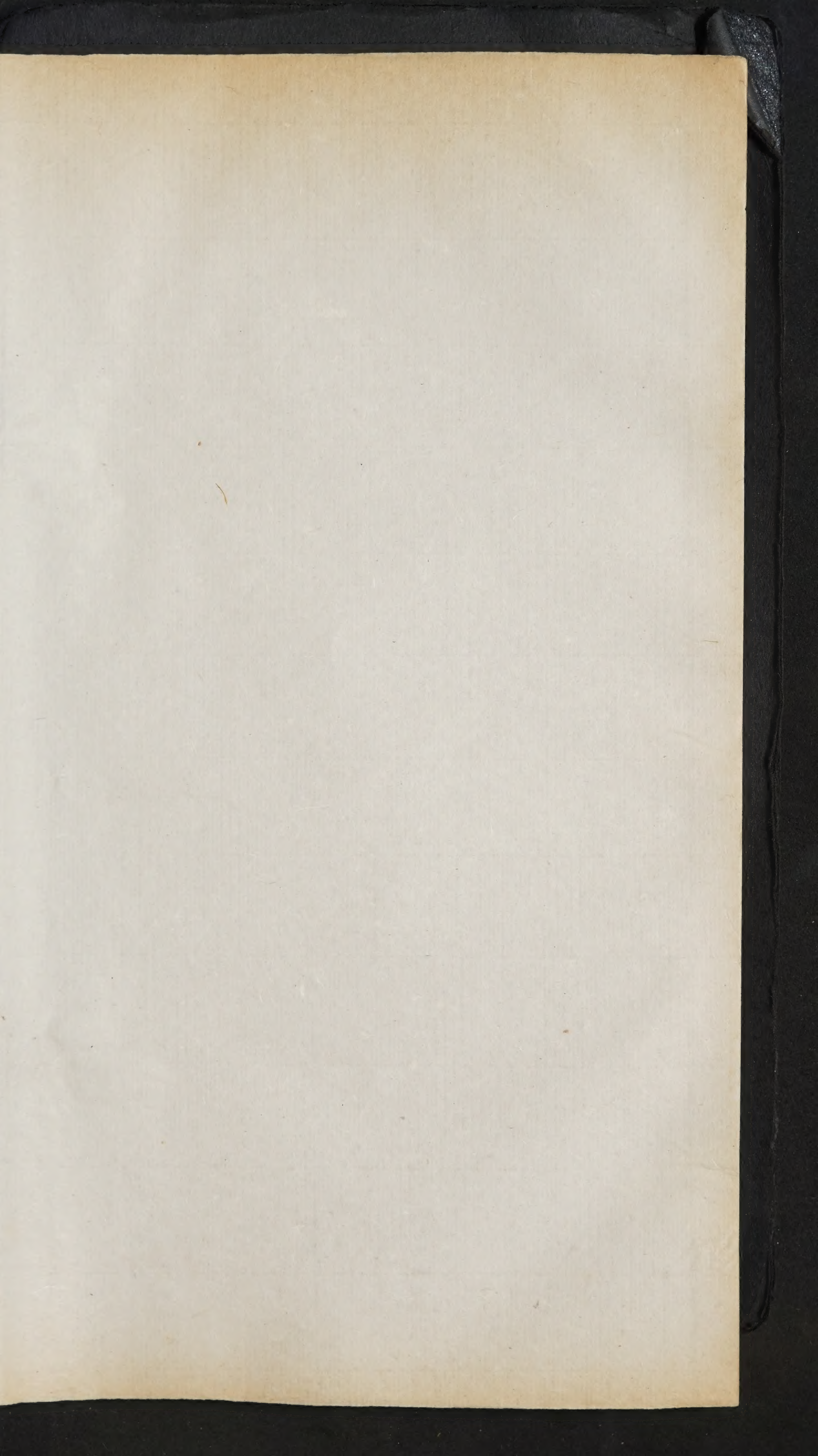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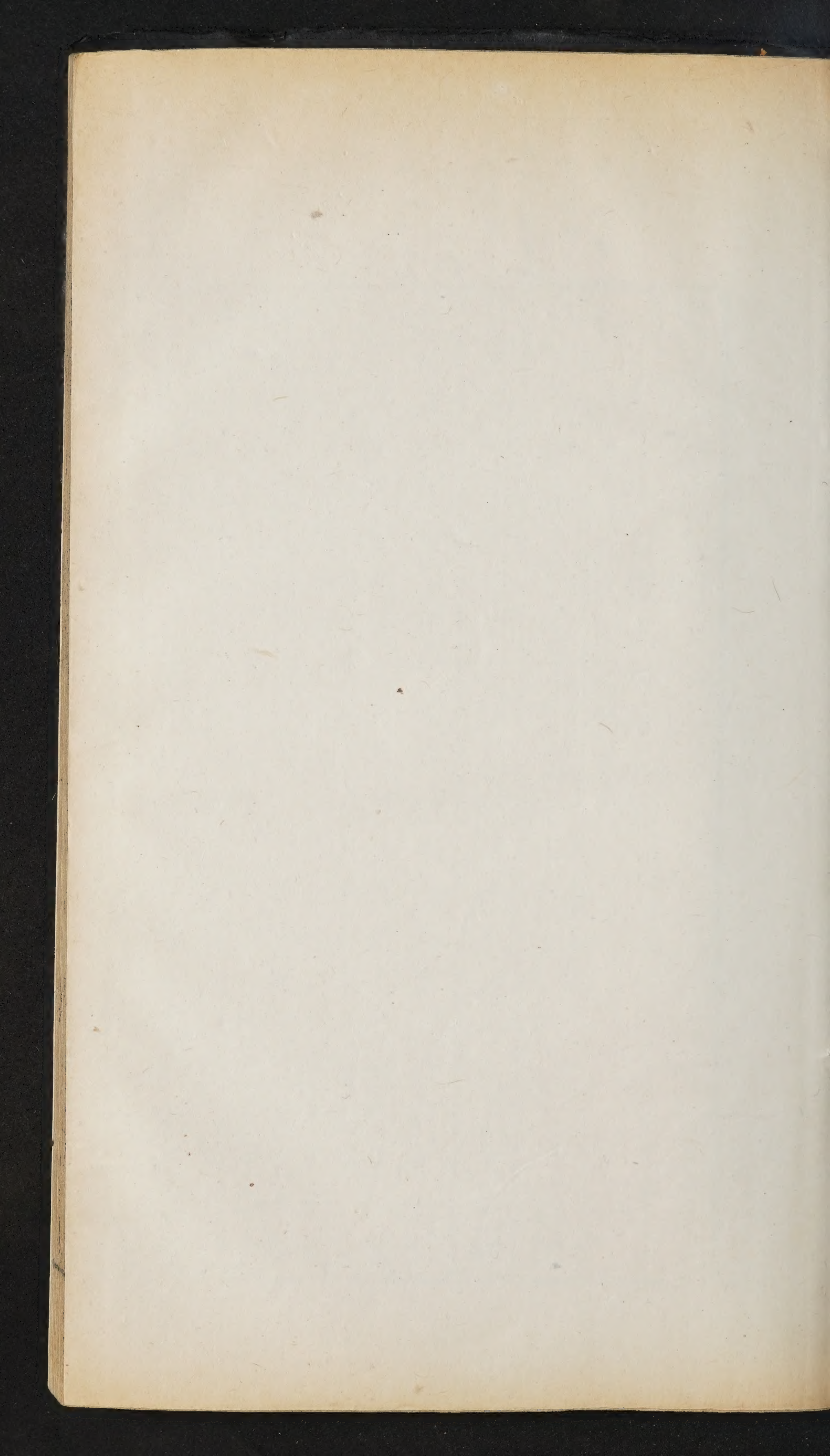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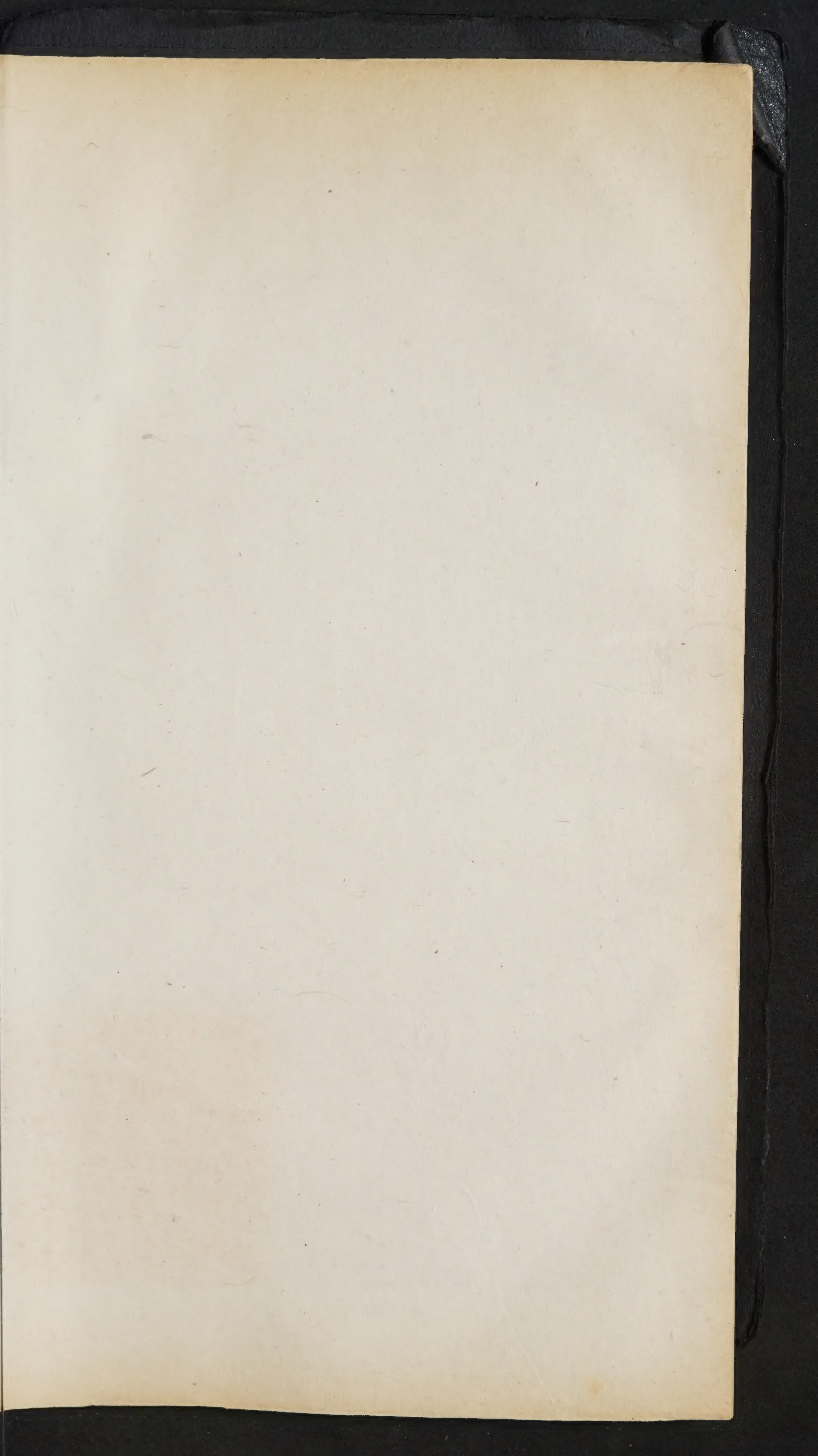








述祭祀名封禪財貨名平準皆寓譏爲然惟以封禪爲主歷有本及見中間血脉及布置安插之妙有關鍵有結構漢如改爲郊祀志便徹漫少味

史記抄卷之十四

封禪書

封禪本幻而秦皇漢武以幻終悲夫

○一篇帽子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封禪平準以年分盖有無叙河渠以事類叙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

符瑞二字妖祥之本

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封禪之文不經見特昉于齊桓再見于秦始又再修于漢武齊公秦始皇特修心生欲因之以告神明頌功德大作以求仙人不死之術也及秦皇東遊海上接燕齊迂怪之士然亦未嘗設祠祀秦雖徧祠名山川亦非盡爲封禪也漢武初立輒好禱祀李少君輩倡之而少翁欒大公孫卿勇之屬互爲其説而漢武至死且不悟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

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旋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此封禪張本）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或起後或承前數最密當看）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于廷一暮大

此後是編年体　或承前或啟後　最細密

封禪硬証

列五岳生根

揷入神怪生根

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傅説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雊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

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皡之神作西畤（此武帝作鄜畤）祠白帝其牲用騮駒黃牛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音孚）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讖祥

忽入齊忽入封禪奇妙

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畤後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

云云山名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

亭亭山名

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此瑞符瑞見而臻泰山）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以下俱幻不經見）虙（讀曰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黄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告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應首句自古受命号曾不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縣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一茅三脊茅草有三脊也
謂靈茅也

左傳仲之說

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

（小注）裏五二所以佐伯者有楷說也

（小注）漫入此豈以繆公前嘗上天之語

音瞿

*德不洽洽矣而日不暇給*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不經之論將無作有）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以咒謠封神）畦畤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

螾音引神蚓也大五六圍長十丈餘

騶音鄒也嶧山名音亦

蒲車以蒲裹車輪也

稭藁本也去皮以爲席
菹讀如租稭讀如戛

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于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

○此改正朔張本

流也

提一句是總着精神

波瀾

羨門古仙人也

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生旣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于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不得干謹儒生之議而強為封禪及聞諸儒生之譏而又轉而徧祠名山川以及神仙之說神仙者又從封禪而冊其所之者也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

斗絶曲入海也

自宋無忌至最後皆人姓名凡五人

於澤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爲方僊道形解銷化依于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

縣名 鄉名 音浮 即下王神也 齊 結八神 騶衍 紫茶神仙張本 與封禪無與 書名

史有封禪漢武求仙書耳故于神仙見端処詳哉言之

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
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
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
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
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
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
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
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
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
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遇海中三神

求仙结案

独収封禅

立日有意无意故妙

高云以下另起接入漢兴文勢便一直照下故又加此段撮一段

總叙提綱

山之竒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廵碣石並海南歴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歳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此一段收拾）

微詞

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閒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總叙祀典）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于是自殽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歳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祠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呉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也水曰河祠臨晋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呉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騮駒四灞産長水灃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

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岳嶓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

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

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

諸逑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于湖有周天子祠于

下邽有天神灃滈有昭明天子辟池于社亳有三社主之

祠壽星祠而雍菅廟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

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畤上帝爲尊

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四畤春以爲歲禱因泮凍秋

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

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騮畤駒四四木禺龍欒車一駟木

高云權恐當作爟

整肅

淺約言曰叙秦皆從與漢武一律于長〻意微矣

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
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十月爲歲首故常以
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拜于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
經祠云西畤畦畤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
主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
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于天子
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于下　漢興高
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釁鼓旗遂
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爲漢王因以十月爲年

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禮儀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

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于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邰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

高云文帝晚年頗惑於鬼神禍福之說故方士遂得僥倖而乘之史官亦不能為諱之

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于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

外黒内赤與徳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黄龍
見成紀文帝乃詔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
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民歳以有年
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
子夏親郊祠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
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
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
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于是
帝者天也五帝猶瀆而况廟乎
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
用及儀亦如雍五畤夏四月文帝親拜覇渭之會以郊見

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
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
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
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
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
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
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
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
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

文帝聖主也精信禨祥而法遂衰微之意蓋如此乎

高云不曰文帝崩而曰孝景即位史為嘆者諱也

微辭

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
自是之後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
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
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
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提漢武許多事在此數句）
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
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
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
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
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

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元光元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音啼)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

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
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
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
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
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
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
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言漢武始以封禪爲不死之術）
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
合則見人不合則隱于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
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

上東下提謬忌等三人

解祠、謂祠祭以解罪也　梟、惡鳥、食母　破鏡、惡獸、食父

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黄錘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于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

漸逼封禪

少翁

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于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于是以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因獲麟而增犧牲）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郡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于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

誅文成快矣隱之何
愚也其後云云妄誕
柳又甚矣三層類
推入神
上郡王
置字他本作致

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
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
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
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
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
問其人果是偽書于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
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
巫醫無所不至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
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
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

○宮室
○廿六元鼎
○祭祀
即今之巫言

徵詞

巳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弗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

以漢武之雄而昏迷至此其病根摠在貪爲若海

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

角繭栗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于澤中圜丘爲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于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如寛舒等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尋于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欒大欒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于上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

武帝受欺欒大最甚故叙大一段最着精神

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按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半青半黑如馬肝舂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帝坐群臣于甘泉有白髮者賜拭皆黑酷烈不雜丹砂不可近髮齊人李少翁以神仙惑帝帝乃以馬肝石和九轉神明丸賜少翁少翁死即文成也今人見景帝有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之語遂謂文成食馬之肝而死非也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

一頓復提細說

賤字與貴字對便是叔法

揷入奇

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

暮神

宝鼎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于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
酒其家獻遺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
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
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
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
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
下而海上燕齊之閒莫不搤捥而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
狀掊視得鼎鼎大異于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

漢人附會学問

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曣[illegible]有黃雲蓋焉

同晏

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

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

穀今歲豐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

大吳也

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

音商皆常以烹牲牢而祭也

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上帝鬼神遭聖則

興鼎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

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驁胡考之休今

訣

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

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祀大享唯受命而帝者

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于祖禰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

太史公于方士各說其口中摘寫浮誕語、妙在語語浮誕却語語鄙俚以此知太史公之狀物逼真

余有丁曰謂封守之中神靈當祀者居七十也

切中武帝之心

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泰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

胡髯下垂肉髯其毛也
愈誕愈鄙
垓重也三垓三重壇也垓音該

黄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黄
帝采首山銅鑄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
黄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
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
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
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
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爲郎東使候神于太室遂郊雍至
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祠官寛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
放薄忌太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黄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畤物而加醴棗脯

貍長尾髦之牛也

醊與餟同醊食謂聯續而祭也

洎音曁灌水釜中也

非独方士妄有司妄矣非独有司妄公卿妄矣太史公祠官一概妄矣

之屬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醊食羣臣從者及北斗云已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

漢書作酒

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于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

以下詳封禪事

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于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爲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

方議礼忽又有一老田舍翁妄言太史公所謂群儒不能辨明此乃蓋謂此也

絶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
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
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于
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
孫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恠物與神通欲放
黄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
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于詩書古
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
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于
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

上古有人皇九人

以下紀月日甚詳

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戸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

此段正叙封禪

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
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
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
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
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
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
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
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祭后土封禪祠其夜有光
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于是
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

薄不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于怪
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
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
帛二匹復博奉高蛇音移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
下如乙卯故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
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
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之
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
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德星即塡星言以德星報于帝

受徽入求仙事

沈祠謂沈祭具于水中也

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
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能望氣王朔言
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
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
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
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
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
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
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

越人勇之

此又欲入神仙乎

鍾注漢書並無莖字衍也

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為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

蜚廉館及桂觀二名也

益壽觀延壽觀二名

房內中宮中內也

以下諸方士言稱黃帝俱幻鄙可玩

公玉帶

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
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
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
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
東登禮灊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
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
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
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

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連後事敘之五年脩封
則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
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
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巔而泰山下祠
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
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
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
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
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
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

殊廷蓬萊中仙人廷也

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

以柏梁烖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 幻相附

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

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

曰越俗有火烖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

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

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

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

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

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

因災一柏梁又生出許多事

唐中漢書為商中此似誤註云商中庭也商屬金于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為商

高云伐国用祠詛法具全兒戲

此文深叙而断之

東泰山在琅琊朱虛界中，有小泰山是凡山在朱虛縣

官名更印章以五字黃五數也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
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
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
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
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
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
封泰山然風后封巨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禪凡山合符
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泰山卑小不稱

漢書五字下有牀字

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
夏遂還泰山脩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
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
其後五年復至泰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祠太
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封薄忌太一
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
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
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
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
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

此文照常文神仙

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恠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文幾三千言而前後血脈貫穿如一句總屬一幻字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于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深　一篇題目在此數句

封禪書畢

独探禹治河之要且為後南徙復故道張本

史記抄卷之十五

河渠書 首河渠并以天下名川文辭經緯可睹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脆）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艾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

音與登也河渠命名以此

禹時河入海在碣石武帝時河徙東郡乃入勃海

结

禹引河為北後世引河東南此水患之本

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

旁及諸川

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
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卒塞
河隄名隄音低
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
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
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
相推如此 音輸
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
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
或蚡風之如所言
者亦以為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
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

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

長四百里

婆番二音

歷也

此事欲廢山東之漕

壖軟字平声河边地曰壖茭音交乾草也謂河边之地素不耕懇時收茭草及牧畜産于其中也

大司農引渭之渠治漕兼治田也河東守引汾引河之渠治河兼治漕也言通褒斜者治漕而不治田言穿洛者治田而不及漕

其田薄越人徙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少入其税于少府

限即文砥柱之限言無阻閡

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

二谷名

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于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絶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猶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

沸鬱不樂也水涌溢不清故魚不樂又迫于冬日將甚困也柏與迫同

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難搴長茭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于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

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河渠書畢

